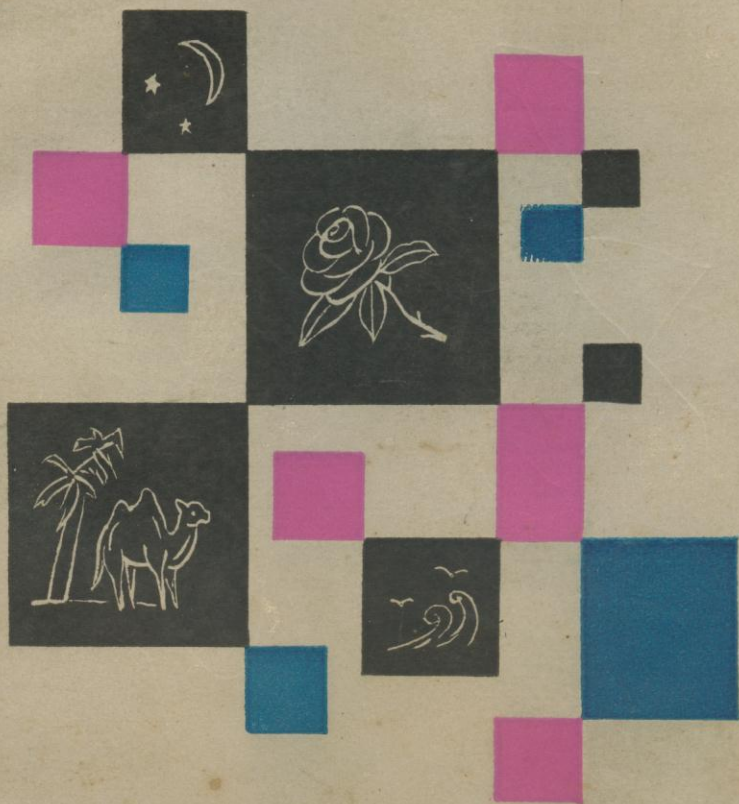


駝馬

(星洲) 絮絮著



星洲維明公司出版

洪天賜教授捐贈

A decorative rectangular border with orn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enclosing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

駱 駝

絮 絮 著

星洲維明公司出版

駱 駝

著 作 者：（星 洲）絮 絮

出 版 者：星 洲 維 明 公 司

發 行 者

新加坡哥里門街五號

電話：三二七五一

電掛“WEMPROS”

印 刷 者：僑光印務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九五號

書號：W 1005 開本：32

一 九 六 一 年 六 月 初 版

定 價：叻 幣 四 角 五 分
港 幣 八 角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目 次

駱駝.....	1
苦杯.....	2
火鴉.....	3
哭父.....	5
初夏之夜.....	7
暮色.....	9
秋風.....	11
歌.....	12
街頭的歌者.....	13
雨.....	15
罪孽.....	17
驚門行.....	18
懷亡友子遊.....	21
睡吧.....	23
我底記憶.....	24
放逐.....	25
這陰沉的天色.....	26
孤獨.....	27

亡題·····	28
蛇·····	29
秋夜步公園·····	30
池畔的幻想·····	32
寂寞的薔薇·····	33
蜘蛛·····	34
暴風·····	35
把幽情寄與金風·····	37
在暮色裏·····	38
黃昏聞喇叭·····	39
惆悵·····	40
詠秦始皇·····	41
愛與恨·····	42
白髮·····	43
教師節有感·····	44
失業者·····	46
懷湘草·····	48
我走進了記憶之園·····	50
你們是鋼鐵·····	51

駱 駝

生命是一隻駱駝，
馱着重重業障，
趑趄於人間的大漠。

流沙中停不住幻想，
鞭箠下不容你蹉跎，
哪兒有你心中的方向？

前途招搖着一片綠蔭，
池水蕩漾着一串笑窩；
那只是蜃樓不必歡欣。

這荒漠似無極無終，
直向茫茫裡延拓，
像是一抹縹緲的虹。

人間是一片大漠，
馱着業障重重，
生命是一隻蹣跚的駱駝。

一九三四年深秋。

苦 杯

命運賜給你一隻苦杯
當生命初次闖入了塵寰；
杯裡有你底夢幻，
也有你酸辛的淚水。

不要蹙額，也不要皺眉，
這裏有人世的華筵；
你既冒失地來到人間，
就得放胆，喝個淋漓！

像一粒小小的橄欖，

有辛酸，也有甜蜜。

可不讓你任性地拋棄，

却不妨歡笑中帶着長嘆。

如果這苦杯一旦摔破，

你將更感到一片空虛。

喝吧！喝吧！把杯兒高舉，

泥醉時不妨來一曲悲歌！

一九三四年於漳州。

火 鴉

， 暗夜裏忽聞一陣鴉噪，

瞧，死屋頂冒出燄烟了；

一具具骷髏從長眠中驚起，

怨恨和恐怖交織於眉梢。

一個個嘆息：「唉！你魔鬼的使者，

爲何把孽火無端燃起了？
我們底綺夢已隱遁無蹤，
可別把幸福的死屋毀掉！」

可是，呀呀呀，又是一陣喧噪，
狂火正如一條長蛇，
奔騰着，翻捲着，到處咆哮。
——黑暗和惡魔，也在戰抖了！

這不是作夢也不是見鬼，
有一天牠準會成群來到。
朋友，你也在覘觗了嗎？
你也害怕光明的照耀？

一九三四年深秋。

哭 父

從貧困之中掙扎着生長，
又在痼疾中掙扎着歸去。
父啊！這就是你一生的歷史，
和生活肉搏的一齣悲劇。

如今，你是倒了，
這戰鬥便輪到你兒子：
以鐵的雙臂來擔當一切吧，
我也試一扮悲劇的角色。

你從鋤柄上煅煉出膂力，
從扁担下磨琢出意志：
青春是被風雨侵蝕了，
却也造就了一些些事業。

命運却不肯讓你安閒，

縱然你已筋疲力殫：

溫夢裏落下一串冰雹，

是兵燹匪患的相繼綿連。

這是一個可怕的警號，「破產」，

三十餘載的血汗都成枉然！

掙扎，掙扎，帶着寂寞的微笑，

却再也敵不過生活的鐵鞭！

你陰晦的眼光猶炎燃着憤火；

你淒涼的喀嗽在替代着戰歌；

如今你雖是倒了，但可怕的生活，

又抓緊了你底兒子——我！

我不能在你墓頭放聲痛哭，

也沒有酸淚似潰決的黃河；

我只咬緊牙齦洗鍊着自己，

準備和生活也來一番的肉搏！

整千整萬的小資產者都已沒落，
父啊，你底命運並不是孤獨。
讓你底舊夢也安眠在墓穴吧，
時代的暴風已經捲到。

你該不斥我愚庸吧？
我不會逢迎更不會發跡；
只像一隻螞蟻盡他的工作，
爲了新的世界的建設。

在你底墓碑上我刻不出什麼，
祇血紅血紅的兩字：「肉搏」。

一九三四年深秋。

初夏之夜

蛙聲像一群山雨，
在高瓴上欸欸舞蹈；

又像歇斯迭里的少女，

無端地呵呵狂笑。

龍眼樹和芭蕉，

噤息着不敢動彈；

而蟋蟀却在詛咒着了，

說負不了夜翼的重壓。

我把心扉關得緊緊，

却終爲寂寞底爪抓破了；

像一片殘陽下的死水，

但還有蛇兒在蠕動着。

你，鬼眼似的星兒，

快闔上了，別再訕笑了吧！

我心中的小蛇，

正爬到了她底窗下。

是誰到處噴射着酒沫？
連夜自己也有些沉醉了。
蚊蟲却像嫉妬的魔女，
把我汽球樣的幻想刺破。

一九三〇年。

暮 色

瞧歸鴉的翼上，
水牛的背上，
暮色鎖着愁眉，
從遠峯踱到身傍。

像桃色的殘夢，
飢餓的蛇蟒，
暮色盤踞在心頭，
是溫柔又是憂傷。

你瞧「記憶」這妖魔，
擱踰於芭蕉叢中；
更從木樨的枝梢，
瞥見「寂寞」的蠕動。

一切色香都消散了，
聽晚鐘衰颯的呻吟；
心頭飄滿了落葉，
再不見誘人的鮮英！

暮色又舉起猛獸的蹄，
蹂踐着你底心魂；
又斟你一杯濃醇，
給一半苦辛和一半溫存。

牠終於張開了巨口，
一切都被吞掉。

我也化一縷輕烟

於混沌之中飄飄。

秋 風

彷彿病人的喘息，

魔鬼的脚步，

昏鴉的撲翼，

老鼠的唧啾……

彷彿游行詩人的荷馬，

流浪在異鄉，

悲唱着凄艷的故事。

又如破毀的琵琶，

蟄伏塵封的案首，

幽幽地向人低訴。

是薔薇的刺，

冷峭的泉，

隆冬的霜，

女人的淚……

是一個無賴，

一個妓女，

不問你底意志，

陣陣襲擊你底心扉。

一九三二年秋夜。

歌

是誰在那兒撫琴高歌？

像陣陣惡魔的窃笑；

你唱醒了我一個個舊夢，

是一串酸溜溜的葡萄。

別喚回我夢裏的春光，

也別唱出我今日的惆悵！

你誘來了一閩鶯啼，

你叫來了一陣冷雨。

我要把這歌聲珍重藏起，

十年後唱還給你：

那時候你別把我怨怪，

也別禁不住簌簌淚垂。

快把你底曼歌收住，

別以爲生命是一首長詩；

你瞧庭前那片片落花，

正是你憧憬的遺屍！

一九三四年初夏。

街 頭 的 歌 者

每夜，每夜，我總聽到，

這街頭歌女的曼吟，

和着三絃聲聲的顫震，

我底心，已在戰慄着了！

彷彿一張枯葉飄落枝梢，

雪風偏逗着牠翻旋，

（像牛馬被迫於權威之鞭，）

帶着落寞的歎息到處奔逃。

彷彿一隻離群的水鳥，

掙扎於險惡的波濤之間，

大地茫茫，水和天連成一線，

牠不禁顫慄而且哀號了！

你聽那一聲聲嘶啞的歌調，

是三絃續續的顫震呢，

還是一串淚珠的零零？

噯！我底創痛已被你喚醒了！

雨

簾纖地飄洒着，
像五月的飛絮。
從你那欸欸的步調裏，
我已領會你帶來的消息。

像五月的飛絮，
你是不由自主；
但你幽靈般的哭泣，
又何苦來呢？

你不管在迷霧中翦翦的弱燕，
還有那顫顫的電桿，颯颯的酒帘……
你更不管在幽暗的房隅，
一副兩副慘白的淚顏。

難道你還訴說不完，

淒淒地泣了三天？

我說你不過是個孩子，

只親着了苦杯的邊緣。

你可體會什麼是鄙夷？

什麼是猜疑？什麼是凍餒？

你可曾從和善的眼光中，

瞥見了一切人世的虛偽？

你可曾聽見過上帝的冷笑？

聲聲是雪白的刺刀。

你可曾聽見過「飢餓」的脚步？

帶來了無限憂傷與無限恐怖。

雨呀，止了吧！

莫再傷情地啜泣。

你縱不吝自己的淚珠，

也得珍惜他人的酸淚！

罪 孽

——給幼小者

你，無知的靈魂呵，
爲何來到這片荒漠？
你不知道這兒連綠洲都沒有？
你爲何又哇哇地哭了！

這罪孽是多麼深重，
把我底心兒沉沉壓着；
我已嘗夠了人世的苦杯，
又何忍把苦杯傳給你？

你，無知的靈魂呵，
我更怕見你天真的笑；
你底笑帶一串利刃，
刺傷爸爸底心了！

唉！這罪孽是已鑄成了，

雖滔滔的淚流也洗不掉！

你，冷酷的上帝呵，

我知道你又在冷笑了。

鷺 門 行

——哭子遊

若無根之飛蓬，

重臨鷺濱——

但奈何心兒怔忡，

影兒伶仃！

莫以爲雲天無情，

烟波頑冥；

者番來，蒼鷺沉沉，

碧波亦啜泣嚶嚶。

曾記當日分手，

相對無語淚零；

祇私衷暗祝，

後會有歡情。

吁！誰知一別，

鴻杳雁絕？

料如今草長墳頭，

狐兔遊於白日！

若知死生無據

何用愴愴惻惻？

事業與壯志，

灰飛烟滅！

我欲乘風歸去，

向故人痛訴種切，
奈風輕恨重，
恐有隕越。

昨夜夢遊江上，

波澄月白：

彷彿當年歡聚，

唯彼此默默。

「便縱有千種風情，

更與何人說？」

此恨千古綿綿

何時得滅？

當年舊雨，

零落無跡！

離恨原足銷魂，

更那堪永訣？

此日重臨鷺門，

往事何處尋覓？

祇蒼靄沉沉，

綠波嗚咽！

飄蓬無根，

任東西南北。

復誰能令江水西流，

長虹不滅？

一九三一年七月五日

懷亡友子遊

在燕子呢喃聲裏，

於是，我們別了。

如今，你可聽到麼？

燕子又在私語了。

在落寞的雨聲裏，

你可聽見我底低泣？

在淒切的蛩吟裏，

你可讀到我底詠詞？

而在柳葉的暗綠裏，

我又聽見你底憂容了！

在燕子的呢喃裏，

我又聽到你底低訴！

一九三三年莫春。

睡 吧

——悼子遊並悼幻鈴

睡吧：朋友！

這正是安息的時候：

淚與歎息之蛇，

再不會把你纏咬；

夜與暴風的叫號，

你也無從聽到；

就是雨，那冷箭，

也無奈何你了。

睡吧，朋友！

讓你底夢茁了芽，

開了毒的花；

讓蚯蚓

唱出你底幽怨；

而蟋蟀把你底詩篇，

向夜神

去悲吟和咨嗟。

我底記憶

像一朵嬌冶的薔薇，

開在我古堡般的心中：

幽渺的清芬令人陶醉，

冷峭的尖刺却令人傷痛。

我把「忘却」當作斧鋤，

想將牠連根剷除！

再把「思念」流放於睡夢，

但，牠早已待我於夢中！

一九二九年春。

放 逐

——寄 青

如被棄的幽靈，
放逐於荒島的古廟之中，
現實撕毀了昨日的歡情。

寒月下有野鬼的蠕動，
夜風裏有孤雁的哀鳴，
更何處響着病了的古鐘？

祇在回憶裏把溫存搜尋，
你可曾做過良宵的夢？
夢中你可聽到我底呻吟？

但我要和生活來一回鬥爭，
搗毀了這現實的魔宮，

晨曦裏蕩起凱旋的歌聲！

一九二九年

這陰沉的天色

有如喪了考妣，

露着厭倦的陰鬱

與悲傷的慘白——

這陰沉的天色！

淒厲的狂風拖着鐵掃，

像一匹無韁羈且無歸宿的野狗：

唉！多少的花草在哭泣，

多少的靈魂在戰慄着了！

偶而飄來了一兩聲石匠的剝啄，

像是無可奈何的寡婦的幽哭！

昏鴉更從暮烟裡，

送出了一陣悲啼……

蹣跚於破廟中的旅魂，
(拋棄了友情，離別了愛人，
像荒山中一匹被棄的弱羔。)
他早已戰慄着而且哀泣着了！

孤 獨

都在向我鄙視，向我譴笑，
這冰冷的四壁和粗悍的棟樑。
僅一點點回憶的星火在燃燒，
照不透這沉悶晦暗的胸膛。

當夕陽埋入了黃昏的野塚，
而夜神撞着牠淒厲的古鐘。
無數的毒蟒便爭噬着我底心靈，
牆壁與屋頂交壓着我底軀身！

俺！我底朋友，我底愛寵，
你們何忍拋我於此荒島之中？

亡 題

自從夏娃喫了禁果，
女人便失了玲瓏的心，
只拚命向暗影裡躲，
聽不到清脆的銀鈴。

伊甸是輕輕失落，
只遺下回憶的綠蔭；
再沒有果敢，只有畏縮，
變成了蛇一般的冷冰。

如今宇宙又來一回翻覆，
女人却成了商品：
莊嚴裡帶七分輕薄，

溫存裡欠一段熱情。

別眩惑於色相的斑駁，

櫻口裡藏一杯毒酖；

華衣裡裹着空虛的殼，

一串笑寫出了你底墓銘！

蛇

在女人鮮艷的旗袍上，

瞥見了一條條蛇在蠕動；

那耀眼的斑紋又是什麼？

是猜疑、嫉妬，與虛榮！

這蛇弄着騷媚的眼色，

在鬧街之上往來招搖；

小心點你底靈魂，

別被牠充作了佳穀。

多少的英雄喪了志氣，

多少的詩人失了生命！

你看牠正在吐氣，

滿天瀰漫了烏雲。

任誰都會一次糊塗，

心坎鐫上了哀怨之詩；

但蛇却在媚笑了，

牠又得了一番的勝利！

一九三二年冬於芝山

秋夜步公園

如慘白之幽靈，

——瘦弱的影，

馱着寂寞，

穿過了疎蔭。

枯葉，
和淒冷的月華，
偷偷地，
飄落於足下。

繁夏的夢，
戰慄於
禿枝，
和蟋蟀的歎息裏。

馱着寂寞，
坐對寒空無語；
星星底珠淚，
幾時閃爍於草際。

一九二九年秋

池畔的幻想

我幻想這一片春水，
是我往昔流下的淚。

我幻想這一條條漣漪，
都是舊夢的屍體。

我幻想舊夢從池面躍起，
像天方夜談裏的魔魅。

我幻想化一片幽輝，
懶懶地睡在池底。

我幻想我是死了，
裹着水晶的屍衣。

却恨多事的輕颺，

又將新夢兒踏碎！

寂寞的薔薇

寂寞的薔薇開在園中，
寂寞的蜜蜂躑躅園外，
晨風與朝暾帶來了歡愛，
熱火已在各個胸中蠢動。

讓沉默鎖住了四片芳唇，
矜持的花蛇更翳着心胸。
呵！羞恥的怯弱的夏娃，
不是早把伊甸輕輕葬送？

西天描上了殘陽和霞彩，
野廟的古鐘已沉沉在敲；
薔薇兒萎了蜜蜂兒病了，
一個在園中一個在園外。

一九二九年。

蜘蛛

是憔悴的落紅，
牠低垂的眼。
守住玲瓏的宮殿，
做着彩虹的夢。

以血脈織成的銀殿中，
彩蝶兒正在酣眠。
魂兒在芳醇中化一縷煙，
飄出了茫茫的太空。

又一次捲起了金風，
如零落的飛絮，銀殿，
一縷縷又一片片，
追逐着低泣的殘紅。

噫！蜘蛛，你痴情種，
可不必悵惘也不必埋怨：
這正是冷落的秋天，
幻夢裏已飛去了彩虹！

一九二九年。

暴 風

像狂濤的怒號，
鐵騎的奔騰，
雄獅的咆哮：
啊！暴風，
你掃過了烏拉、
阿爾卑斯、落機，
這一切頑固的山脈，
又經行東鄰三島，
捲到了老大的中國。

啊！暴風，
你爲何這般雄渾？
這般憤怒又這般威猛？
你像是猛虎衝出了鐵欄；
被壓在地心的野火，
一旦爆成了火山。
你訴出了飢寒的悲慘，
強力的高壓，人情的冷暖，
一串人間可怖的憂患與災難。

你憤恨綿羊的怯懦，
獵犬的笑臉，
和一切奴隸的卑躬屈節；
你忍受了數千年黑暗的鞭捶，
地獄的幽囚，撒旦的欺騙；
如今，你忍不住了麼？
以你蛇般的猛威，
火般的烈燄，

喊出了反叛的宣言。

在你的呼嘯殺伐之下，
專制的山巒起了動搖，
頑固的岩石不住地戰抖，
白浪在應和着你的怒號，
森林也在喧噪起了。
你，暴風，宇宙的精靈，
人間的英豪，
可許我化一片你的羽翼，
隨你到處去殺伐和叫號？

一九三四年晚秋

把幽情寄與金風

把幽情寄與金風，
任牠去四處飄飄，
或南或北或西或東。

等到牠厭倦了時，
就任牠埋向荒塚。

把幽情寄與金風，
噫！誰料
牠却去將他人的心扉輕敲；
如今，牠又歸來了，
贏得一泓淚水與一串冷笑。

一九二九年

在暮色裏

如一輛疲憊的敗車，
馱着暮色，
蠕蠕於荒野。

煤罄，水竭，
望茫茫的前程喘息，

無希企亦無恐懼。

一九二九年

黃 昏 聞 喇 叭

像狂風煽起了餘燼，
這黃昏的喇叭，
一聲聲噠噠噠，
震醒了我頹喪的心。

像一匹受傷的戰馬，
偃伏於櫪中呻吟；
壯志如秋之落英，
紛紛從枝頭墮下。

但這黃昏悲壯的喇叭，
又喚醒了牠未死的雄心：
拭去了眉間的淚痕，

昂嘯着，奮振着長鬚！

一九三二年七月卅一日黃昏於芝山

惆 悵

不時有一縷淡淡的哀愁，

飄過了我的心頭；

怎麼天空有時掛上了艷陽，

有時又瀰漫了一片濃霧？

秦始皇併吞了六國，

不知流成了幾條血河？

埃及造成一座座金字塔，

不知拋了多少奴隸的枯骨？

歷史上的一般英雄，

撒下了虹彩般的謊；

子民都要奉爲玉律金科，

不許些須懷疑，更不許反抗。

真理被罩上了一層黑紗，
先知的熱血開成朵朵鮮花；
紅面下了場，黑面又上來，
人世的舞台不知經過多少變化！

詠秦始皇

（讀史有感）

啊！秦始皇，
你蓋世的專制魔王：
你收盡了民間的兵器，
又焚書坑儒，壓制人民的思想。

六國的珠寶都輸來關中，
妃嬪媵嬙，麇集於阿房宮；
又恨人壽短促，享樂有限，
求不死藥，派方士去東海的仙山。

你是否知道杯中的美酒？

原是人民的血淚；

你是否聽到爭歌聲中？

夾雜着冤魂的哀啼。

人民無聲的抗議，

却是最利的武器；

憤怒最終化一把火，

阿房宮燒成了廢墟。

啊！秦始皇，

你蓋世的專制魔王：

歷史是無情的判官，

棺材裏是否還留着夢想？

愛 與 恨

年輕時我心裏裝滿了「熱愛」。

像春天的播種者，

把「愛」撒在黑的土，綠的海……

也許泥土底心像鐵塊，
而海永遠在奔騰澎湃，
「愛」底種子茁不出苗來。

而今我頭上白髮婆娑，
心裏裝滿的是「詛咒」和「憤怒」，
我要把世界點上一把火！

爲什麼世人偏喜撒旦底謊言？
像蛇底舌尖常流着毒涎。
——黑夜裏已喪失了伊甸！

白 髮

似一匹征戰了五十年的老馬，
在風沙中飄拂着銀灰的長鬣。

似一棵閱盡滄桑的古木，

咀嚼着春夢裏的風華。

青春的憧憬散成一片晚霞，

無邪的童心碎作一陣飛花。

無須對鏡嘆息也不必驚訝，

彭祖老聃也不過是一剎那。

教師節有感

是誰點起了智慧的燈？

瞎子的眼都看到了光明；

是誰搖起杏壇的木鐸？

聾子的耳朵也聽得清。

是誰吹起了熱情的牧笛？

毒蟒雄獅都變成了雅馴；

是誰燃起了理性的洪爐？

把頑鐵也鑄成了鐘鼎。

是誰栽出了璀璨的花朵？

文化的沙漠變成了綠洲；

是誰擂起時代的戰鼓？

奴隸們都得到了自由。

啊！是你，是你，一切都是你，

你這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但是除了輕蔑、疲累、貧困、疾病，

你又得到了什麼應得的報酬？

啊！多麼炫眼動聽的名詞：

——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你搾的是奶，喫的是草，

不過只是一隻帶軛的牛！

失業者

(一)

哀愁的蛇纏住妻子的眉梢，
飢餓掙出了一片兒女的哀號，
他急急逃出了鴿籠般的家，
茫茫然躑躅在街頭。

是什麼風吹倒了「頭家」的店舖？
是什麼運叫他空起了雙手？
他是一個忠誠良善的市民，
為什麼會遭受飢餓的痛苦？

一輛輛豪華的汽車馳過身邊，
一張張嬌媚的笑靨晃過眼前，
一聲聲爵士樂在耳邊打旋，
一陣陣酒肉香在暮色中泛濫。

他茫茫然躑躅在街頭，
心中湧起了一串的問號；
憤恨和悲哀化一陣濃霧，
迷失了方向，不知朝哪兒走！

(二)

夜深沉，人聲車聲漸漸地寂靜，
他瘦長的影，橫過了街心；
拖着沉重的步伐踏進家門，
彷彿荒塚間寂寞的幽靈。

在黑暗中張大着失神的眼，
啊！今夜他不免又一次地失眠；
這世界淒涼得真似荒塚，
他底靈魂已變成了真空！

「啊！你回來了，阿仔的爹，
難道我們犯了不可赦的孽？

燕子可以飛回昔日的舊窠，

我們可不能摘取舊夢的花朵？

一九六〇年十月

我走進了記憶之園

我走進了記憶之園，

一切色彩都褪了鮮妍，

是誰偷去了荷花的暈紅？

誰又剪碎了綠柳的繾綣？

黃鶯蹙損了雙眉，

怨誰弄斷了她底冰絃；

清溪瘖啞了歌喉，

碧波上失去了蝶影蹁躚。

慈愛的心田堆滿了嚴霜，

安琪兒也折斷了翅膀，

你聽，那可是友情的呼喚？

不！那祇是虎狼的誑罔。

誰能舉起畫聖的彩筆？

把紅霞塗上陰沉的西天；

誰能吹起巫師的魔笛？

召回迷失的無邪的童年。

你們是鋼鐵

——贈華中高中畢業班同學

你們是鋼鐵，

在時代的洪爐裏，

曾經千錘百鍊。

打成一把鋤頭也好，

一粒螺絲釘也好，

可不必埋怨。

去！到大學去，
去發掘宇宙的真理，
去探求人生的真諦。

去！到工廠去，
到農場去，到小學去……
去把生命獻給社會。

拋掉知識份子的包袱，
拋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
去合力爭取祖國的獨立。

你們是鋼鐵，
你們是新血，
去，去把建國的重担挑起！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五日



叻幣	四角五分
港幣	八角